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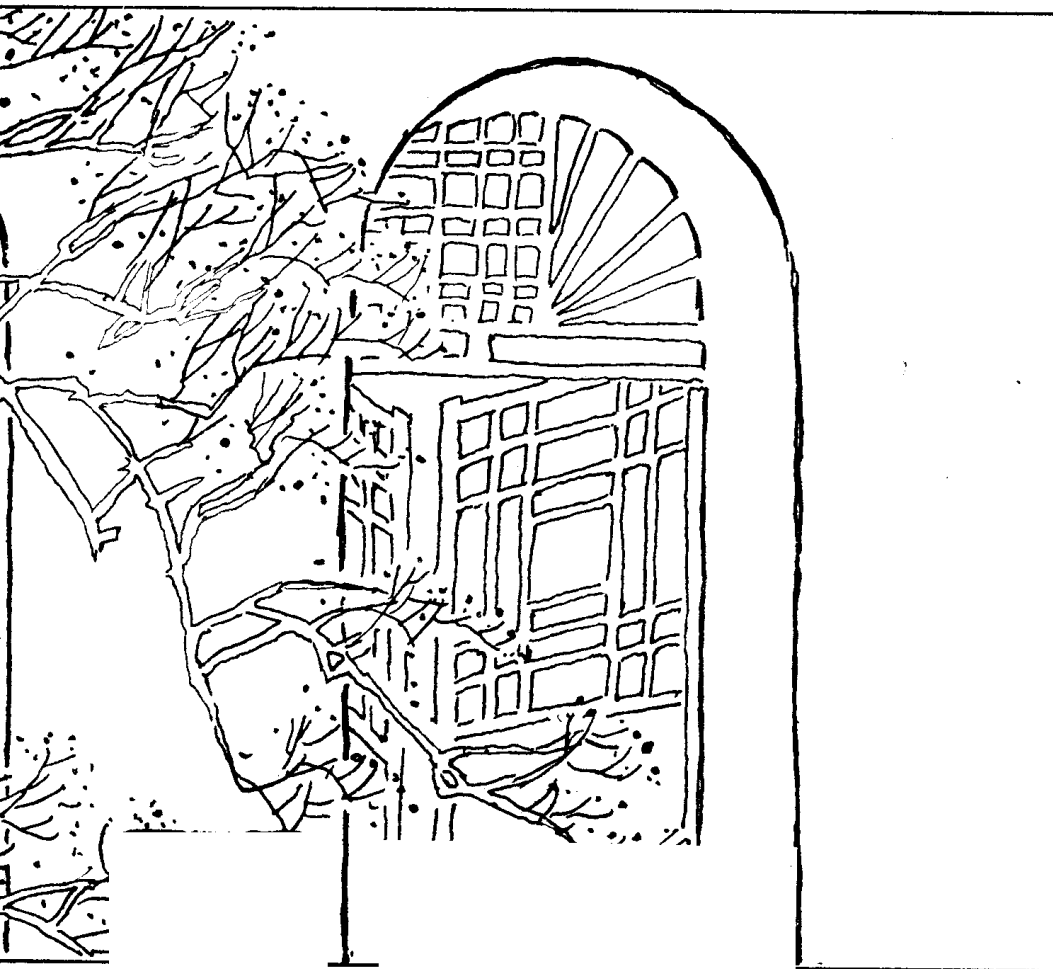
賀龍的傳記

通俗文學叢書

I279.3/126
DE28/02

賀龍的傳記

黃鶴逸



944127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贺龙的传说

黄鹤逸等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25 字数：112千字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3,000册

书号：10088·821 定价：0.45元

0E 28/03

目 录

贺龙的传说 (民间传说).....	黄鹤逸 (1)
三会陈黑.....	(1)
真假匪司令.....	(18)
深入虎穴.....	(43)
一张请帖.....	(59)
五里寨应对.....	(72)
巧计灭敌人.....	(88)
智擒三匪首.....	(102)
菜刀记 (中篇评书)	刘秉荣(116)

三 会 陈 黑

初 会

这个传说，在湘西革命根据地广泛流传着。

传说一九二八年二月，贺龙将军带领八个同志，化装成小商贩模样，各挑一担油、盐、布匹等日常用品，经石门、慈利，回他的家乡——桑植县洪家关，去开辟革命根据地。这天中午，他们在桑植叶家坪吃中饭，老百姓告诉贺龙将军：当地大恶霸地主、土匪头子陈策勋听说贺龙要回桑植，派出自己的亲信爪牙陈黑，带领一团军队，驻守在必去洪家关的要道——陈家坪，盘问来往行人。有个老大爷还对贺龙将军说：“上面出了布告，说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买贺龙的头。”贺龙将军听了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贺龙的头哪有那么值钱呀！”大家劝贺龙将军他们绕道过去。贺龙将军说：“我们是做小生意的，一不偷税，二不抬高物价，怕他干什么！”

陈黑又名陈又青，是陈策勋的忠实走狗，当地有名的刽子手。因“剿共”有功，陈策勋提拔他当了团长。这次，他接受任务以后，就向陈策勋表示，“贺龙想到洪家关？就是他生上翅膀，也难过我这一关！”他在陈家坪周围设下了重重岗哨，来往行人稍有嫌疑，就马上扣押。据说几天时间，

就扣押了几十个过路人。

贺龙将军他们来到陈家坪附近，已经是下午四点左右了。贺龙将军指示八个同志，分散绕过敌人的岗哨，埋伏在陈家坪前面山上，一听见枪响，就放枪接应。布置妥当，贺龙将军自己就从山沟绕过八斗桥两道岗哨，来到一个老乡家，花了一元大洋，买到一只旧畚箕和一把小铁钉耙；又走到老乡家的牛栏边，装上一畚箕牛粪，扮成个拾粪的农民回家的样子，向陈黑住的陈家祠堂走去。走到祠堂门口不远，放哨的匪兵把枪一端，大声吆喝道：“干什么的？站住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老总！我是本地农民，有重要事情要见你们的陈团长。”哨兵问：“什么事？给我说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事情很秘密，要见了陈团长才能说。”哨兵不耐烦地说：“什么秘密事情？你对我说嘛！”贺龙将军走近哨兵，低声说：“贺龙的部队要来了，我要把情况报告陈团长！快点让我进去吧，要是误了大事，你要负责任呀！”哨兵听了贺龙将军的话，又急又害怕，说道：“好！你站在这里等一会，我先进去向陈团长报告一声。”说罢，慌慌张张、头也不回地走进祠堂去了。贺龙将军乘机悄悄跟进去。就在哨兵站在陈黑住房门口喊“报告”的一霎那，贺龙将军已经大步跨进陈黑的房子里去了，然后“砰”地把门关上。哨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见进去的人那么大模大样，还以为是陈策勋来了哩！

陈黑正靠在床头上，眯着两只眼睛，津津有味地抽着鸦片烟，猛然看到一个陌生的大汉闯进房来，吓了一跳。他一骨碌爬起来，想去取挂在墙上的手枪，贺龙将军一手拦住说：“陈黑！不要惊慌，是你升官发财的时候到了。你不是

千方百计要捉拿贺龙吗？现在他自己亲自送上门来了，看你怎么办吧！”陈黑仔细一看，果然跟群众中传说的一样，是个黑胡子的粗大个子。他顿时吓得浑身发抖，满头大汗，双手抱头跪下，苦苦哀求说：“贺军长！这完全是谣言，我没有这个念头。你不相信，我可以发誓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没有这个念头就算了，也无需发誓，请站起来。”接着又说，“陈黑，我这次回家，你能帮我点忙吗？”陈黑连连点头，说：“能，能！只要贺军长看得起我，一定帮忙！”贺龙将军指着挂在墙上的几支手枪说：“你能把这个送给我吗？”这是陈黑仅有的几支好手枪，心里着实舍不得，但又无可奈何，只好答应。贺龙将军把几支手枪取下来，说道：“谢谢你，我要走了，还是请你送我出门吧！”陈黑真是有力无处使，哑子吃黄连——有口难说。他那两只贼溜溜的眼睛一转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贺军长想必还没有吃饭，初次到这里来，我陈黑应该设宴款待才是。请坐一会，我通知下边办饭菜去。”贺龙将军知道陈黑心怀鬼胎，就说：“何必客气？还是少来这一套吧！走！”陈黑只好乖乖地陪着贺龙将军出门。门口的喽罗们也不知道陈黑陪同的是什么人，呆呆地一动不动地站在两旁。陈黑把贺龙将军送出所有的岗哨之后，贺龙将军对陈黑说：“听说陈策勋要捉拿我，请你转告他，有胆子就叫他来吧！”贺龙将军说着就朝天放了一枪，又接着说，“看他陈策勋有几个脑壳！”埋伏在山上的八个同志听到枪声，也连连放起枪来。陈黑以为来了大队红军，吓得两腿发软，连连对贺龙将军鞠躬行礼：“绝对不敢，绝对不敢！请贺军长放心！”贺龙将军又训了陈黑一顿，然后说：“你再要无法无天，残杀工农群众，下次见面就不好说

话！”陈黑说：“遵命！遵命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那就请打转吧！如果你要追我们，我的队伍就在这山上，请你马上来。你要是不追，我们双方就互不侵犯。两条路随你选哪一条！”陈黑心想，红军可能来得不少，只好说：“互不侵犯！互不侵犯！”

贺龙将军带领八个同志，平平安安地回洪家关去了。陈黑气急败坏地回到祠堂里，把他的喽罗们骂了个狗血喷头。

再 会

相传一九二八年秋，贺龙将军决定亲自去永顺县塔卧一带，领导发展党组织，筹划建立革命根据地，把湘西革命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永顺一带。

但是，去塔卧的困难很多。自从贺龙将军在桑植洪家关一带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之后，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，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布满了重兵，设下了道道封锁线。据调查，这些敌人当中，只有陈黑这支土匪部队的力量比较薄弱一点。贺龙将军笑着对同志们说：“这回去永顺，又要麻烦陈黑护送我了。”

上次，贺龙将军单枪匹马会陈黑的事，被陈黑的上司陈策勋知道以后，简直把这个土匪头子气疯了。陈策勋把陈黑叫去，狠狠地给了陈黑几个耳光，破口大骂道：“如果再发现贺龙与你相会，我就宰了你！听到了吗？饭桶！”陈黑捂着被打得火烧火燎的脸皮，回答说：“听到了，听到了！如果贺龙再敢来会我，就是拼老命，也要把他捉来见陈师长！”陈策勋说：“好！如果你真的能够捉住贺龙，我们把他送给

老蒋邀功。我看，除了得到十万大洋外，我还可以升军长，你还可以升师长。”接着，又吩咐陈黑加强岗哨防守。于是，陈黑在他的驻地陈家坪周围，又增设了五道岗哨。通往桑植洪家关的岗哨更严，由他老婆的弟弟袁老四带一连人马把守。陈黑还向他的喽罗们作了布置：“凡是见到三十来岁年纪、身材高大、嘴上蓄一字黑胡子的人，都给我抓起来，是杀是放，等我亲自过目后再说。”

这回去永顺，贺龙将军戴了一副深褐色眼镜，穿着一身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军服。他带着匪兵打扮的六个同志，牵着一匹枣红大马就出发了。贺龙将军与同志们一道步行了四十多里，只在快到敌人封锁线时才登上马鞍。将接近敌人岗哨时，贺龙将军按马停步，由一个扮成匪营长的同志前去找袁老四。正和女人鬼混的袁老四走出门来，一眼看见不远处威武地骑在马上贺龙将军，听来人说是湘西“剿共”司令来了，一下子慌了手脚，点头哈腰地对我们那位匪营长打扮的同志说：“请长官稍等一下，我先派人告诉陈团长一声，好让他亲自前来迎接。”我们那位同志声色俱厉地道：“我老实告诉你！今年二月，你们的陈团长暗地与贺龙相会，又是送手枪，又是亲自护送，热火得很呀！今天，司令长官到这里来，是为了查办此事，用不着他陈黑迎接！”袁老四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但又故作镇静地说：“没有这回事，贺龙没有来过，这是谣言，这是……”没等袁老四说完，我们那位同志给他“噼啪”两个耳光，骂道：“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为陈黑狡辩！要是不说实话，惹得司令长官发脾气，给你们扣上私通红军的帽子，你们都得彻底完蛋！”袁老四哀求道：“望长官在司令面前多包涵几

句。”我们那位同志说：“少说废话，还不快到前面去为司令引路！”

吓破了胆的袁老四，来到贺龙将军马前，连望都不敢多望一眼，两脚一靠，向贺龙将军敬个礼。贺龙将军问：“你就是袁老四吗？”袁老四怯生生地低头回答：“是，袁老四就是我。”他还没有想清楚这位“司令长官”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，只听得贺龙将军又说：“陈黑是你的姐夫，他私通贺龙的事，你不会不知道，如果不讲老实话，有你看的！我现在先去找陈黑，等会再来找你！”袁老四既不敢说“知道”，也不敢说“不知道”，只见他象鸡啄米似的点着头，连说：

“是，是，是！”贺龙将军对随来的六个同志说：“你们按原计划行动。”袁老四不知是什么“原计划行动”，感到大祸临头，心里诚惶诚恐，老老实实地牵着马，领着贺龙将军，向陈黑住的陈家祠堂走去。

走到距离陈家祠堂只有里把路时，有个二十多岁的匪军官模样的人，提着手枪，耀武扬威地向这边走来。贺龙将军问袁老四：“前面来的是什么人？”袁老四说：“是我们营长，名叫陈二桂。他是查哨来了。”贺龙将军对袁老四说：

“他来得好，我正要找他。你跑到前面去，把我的来意告诉他。”贺龙将军早就知道，这陈二桂是陈黑的侄子，为人阴险狡猾，十分反动。一个月前，陈二桂曾带一队匪兵，配合陈策勋的另一支匪兵，攻打革命根据地，还放火烧了老百姓几栋房子，杀害了一个贫农老大娘，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家伙。贺龙将军想好了对付陈二桂的办法，看到他回头想溜到陈家祠堂去给陈黑通风报信，就跳下马来，快步走到陈二桂面前，一手缴了他的手枪，一手抓住他的胸脯，劈头喝道：

“陈二桂！今年二月，你与你叔父陈黑私通红军的事，这回如不老实说出来，饶不了你！”陈二桂一阵惊吓，但很快便镇静过来。他歪着头，狡黠地把贺龙将军浑身上下打量一番，最后盯着贺龙将军的一字黑胡须。贺龙将军挥起有力的大手，一巴掌把陈二桂打翻在地，说：“你受过军训没有？见了上级长官，连起码的礼节都不懂！”袁老四讨好地说：

“是啊！陈营长，快给司令长官敬个礼呀！”陈二桂从地上爬起来，撒腿就跑，同时大声叫喊：“快来人呀！给我抓住他，他就是……”陈二桂来不及喊出“贺龙”二字，贺龙将军手里的匕首已从他背部刺过去，结束了他反动的一生。这时，几十个匪兵持枪跑过来，见了这情景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个个惊慌失措地站在那里。贺龙将军对众匪兵说：

“本人是湘西‘剿共’司令，由你们这位袁连长陪同来到这里。”袁老四连忙接腔：“司令长官还带来了一队人马，正在‘行动’，对！正在‘按原计划行动’哩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今年二月，你们的陈黑团长与陈二桂合谋，私通贺龙，本‘司令’奉命前来查办，而陈二桂狗胆包天，公然叫喊要把我抓起来！你们说，这陈二桂该杀不该杀？”匪徒们一齐回答：“该杀！该杀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好！陈黑和陈二桂私通贺龙的事，与你们当兵的无关，你们各就各位，站好岗哨，严防共军乘机打进来，听到了吗？”众匪兵一齐立正回答：“听到了，坚决执行命令！”袁老四继续给贺龙将军牵马引路。沿途匪兵，一个个持枪立正站着，目送着贺龙将军骑马从自己身边过去。到了祠堂门口，贺龙将军跳下马来，袁老四把马拴在门前一棵树上，吩咐两个匪兵：“这是司令长官骑来的马，要好好照料，快去拿点谷子和水来喂。”

贺龙将军对袁老四说：“你就打转吧！回去好好把岗哨查一查。如果我需要找你，接通知马上就来。”袁老四说了声“一定，一定”，回头就走。

陈黑因昨夜打了通宵的麻将，现在还躺在床上，象一头睡熟的肥猪，鼻孔里正“呼噜呼噜”出着粗气呢。贺龙将军一边“嘭嘭”地敲门，一边大声喊道：“‘剿共’司令长官来啦！快起来，起来！”陈黑从梦中惊醒，听说“剿共”司令长官来了，慌忙翻身起床，连“老虎皮”也顾不得穿，穿着背心、短裤衩就去开门。贺龙将军大步跨进门去，把门紧紧关上，说：“陈黑！你仔细看看，是谁来了？没有想到吧，我们又会面了。”陈黑顿时吓得胆战心惊，退到床边，去摸放在枕头旁边的手枪。贺龙将军把手里的手枪在陈黑眼前一晃，说：“找这个吗？晚啦！”原来，贺龙将军趁陈黑惊慌失措的时候，就把陈黑放在枕头边的手枪拿过来了。陈黑望着贺龙将军手里的家伙，正是自己那支心爱的手枪，后悔自己刚才不该那么慌慌张张，但口里却说：“不，不！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支手枪，如果贺军长，……”他想起湘西人民最近对贺龙将军的新称呼，马上改口，“如果贺老总喜欢它，我陈黑奉送。”贺龙将军说：“那就谢谢你了！”接着又说：“听说你又向陈策勋夸了海口，要把我捉去见他；我现在又亲自送上门来了，看你怎么处理吧！”陈黑又与上次一样，吓得连忙跪在地上，一边磕着响头，一边说：“那是因为陈策勋知道了我上次与你见面，打骂得我没有办法，才说了那么一句，请贺老总原谅我这一回吧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那就请站起来，我还有话对你说哩！”陈黑从地上爬起来，说：“请贺老总吩咐！请贺老总指教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我

上次来你这里，临走时，你对我说‘互不侵犯’，为什么说话不作数！”贺龙将军往桌子上猛击一拳，“我们在湘西建立革命根据地，并没有派红军打过你，你为什么派陈二桂带兵打红军？”陈黑吓得满头大汗，浑身发抖，说道：“贺老总！这实在是没有办法，陈策勋一连下了几道命令，我才不得不派陈二桂带个营去应付一下。不过，陈二桂并没有打死打伤一个红军。”贺龙将军说：“这个我有数。但是，这并不是你们不想把红军打垮，而是我们的红军神通广大，陈二桂无可奈何！”陈黑说：“对，对！红军神通广大，神通广大！”贺龙将军问陈黑：“我上次对你讲过，‘再要无法无天，残杀工农群众，下次见面就不好讲话’，这话你还记得吗？”陈黑说：“记得，记得，贺老总的吩咐，我是铭记在心的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那你们攻打革命根据地时，为什么要放火烧老百姓的房子，又为什么把一个贫苦老大娘杀害了呢？”陈黑哭丧着脸，说：“我有罪，我有罪！不过，这都是我那个混账侄子陈二桂干的。唉！也怪我对他管教不严。”贺龙将军说：“陈黑！我问你：陈二桂攻打红军，又杀人放火，该当何罪？”陈黑说：“该当死罪，该当死罪！不过，请贺老总饶恕他这一回，以后他再不敢这样做了。”贺龙将军说：“攻打红军，侵犯革命根据地，残杀工农群众，放火烧房子，不惩办，湘西广大劳苦大众能同意吗？！”贺龙将军又在桌子上猛击一拳，“告诉你，劳苦大众是绝对不能饶恕他的！”陈黑无可奈何，说：“那我一定严办陈二桂，一定严办！”贺龙将军问：“你打算怎样严办他？”陈黑口是心非地说：“枪毙他！我一定枪毙他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好吧，那就不用着你去枪毙，我刚才已把他刀毙了！”陈黑大

吃一惊，张口结舌：“啊——刀，刀毙了？”贺龙将军说：“是的，就毙在祠堂门口不远。”陈黑想起陈二桂是自己的亲侄子，又死心塌地的为自己的土匪事业效过劳，心里着实感到阵阵作痛，但又不敢把眼泪流出来。贺龙将军又说：“据我们查实，那次攻打革命根据地，是陈二桂干的，要是你也去了，那你也是同样下场。”陈黑说：“多亏贺老总查得明白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但是，陈二桂是你派去的，你是罪魁祸首！”陈黑心头一惊，又一次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：“请贺老总高抬贵手，刀下留情，饶我一命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可以再饶恕你一次，但必须有个条件。”陈黑说：“只要贺老总能饶我一命，不论什么条件我都接受。”贺龙将军说：“第一条，以后不准攻打革命根据地；第二条，上次已经讲过，不许残杀工农群众。你如果违反这两条，下次见面，就跟你算总账！”陈黑连连点头，说：“决不敢再违反，决不敢再违反！”贺龙将军说：“那就请站起来，送我出门吧！”

陈黑匪团的喽罗们，见陈黑不着匪团长军装，只穿件背心、裤衩的狼狈相，以为真的是为了“私通贺龙”的事，已被走在他身旁的“司令长官”撤了职，押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查办，一个个呆呆地站在祠堂门口，琢磨起自己的下场来了。

陈黑乖乖地给贺龙将军牵马引路。走不远，贺龙将军手向前后两座高山一指，对陈黑说：“你看！前后两座山上都有我们的红军队伍，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：要追，你就来；不追，就双方互不侵犯。”陈黑抬头一看，前后高山上都有红旗飘扬，不知来了多少红军，忙说：“互不

侵犯，保证不追！”通过所有岗哨以后，贺龙将军为了告诉同志们，在指定的地点集合，就朝天放了一枪，埋伏在山上的同志就连连放枪接应。贺龙将军对陈黑说：“那就请打转吧！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。”陈黑想起两次相会所受的惊吓和倒霉，心里想：最好是“去”日方长，后会“无”期，但口里还是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，望贺老总多上门指教指教。”贺龙将军带着六个同志，顺利地向永顺进发了。陈黑落水狗似的回到陈家祠堂，找到陈二桂的死尸，哭将起来。

三 会

传说一九三一年冬，贺龙将军率领十个同志，化装成挑盐的脚夫，各挑一担有盖的圆斗形箩筐，从洪湖革命根据地出发，路经湖北的石首和湖南的澧县、石门，去湘西扩建红军队伍，发展湘鄂西革命根据地。一天，贺龙将军一行，来到桑植瑞塔铺附近，正在一座大山上的三岔路口歇气，这时，从北面路上抬来一顶轿子，崭新的墨绿色油布轿篷两侧，写着“长丰洋行”四个红漆大字，显然是富豪之家的轿子。轿子后面跟着个中年农民，挑着一担有盖的方形篾片箩筐，刷过光油的箩筐上，也写着“长丰洋行”四个红字。贺龙将军向随行的同志作了个暗示，大家一齐站起来，有个同志大喝一声：“把轿子放下来，听候检查！”坐在轿子里的人三十来岁，头戴博士帽，鼻梁上架副金丝边眼镜，身穿青缎面羊皮长袍。轿子一放到地上，那坐在轿子里的人就骂道：“你们都想死吗？”他正要掏出手枪开枪，贺龙将军从

轿后空隙里伸过手去，捏住他的脖子，那人头往后一仰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子弹从轿篷顶上穿过去。我们两个同志马上从轿子前面缴了他的手枪，把他拖出轿来。经过查问，原来这人是陈黑姑母的二儿子，名叫郭鸿钧，是湖北咸丰“长丰洋行”大资本家的少老板。因为陈黑的祖母满八十岁，郭鸿钧带了绸缎布疋、山珍海味和二十斤上等烟土，去陈家祝寿。贺龙将军还从郭鸿钧身上，搜出陈黑给郭鸿钧的一封亲笔信。信的大意是：邀郭鸿钧在他祖母满八十岁的前两天赶到陈家，帮他办喜事；因为郭鸿钧已经十五年没有到过陈家，只有去年到过咸丰郭家的陈黑的父亲认识他，所以约定到时候由陈黑的父亲去桐子坳迎接郭鸿钧。

贺龙将军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三会陈黑。于是，贺龙将军把郭鸿钧带进深山，换了他的穿戴，然后将他捆在树上，留一个同志看守。为郭鸿钧抬轿、挑担子的三个农民，贺龙将军发给他们每人四元大洋，告诉他们，不久咸丰也将成为革命根据地，教育他们回去以后，要拥护共产党，将来积极参加农民协会。

陈黑虽然两次受到贺龙将军的当面警告，但不改狗吃屎的本性，越来越反动。一九二八年冬天，陈黑亲自出马，带着他的全部喽罗，攻打当时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所在——桑植县城，奸淫掳掠，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。贺龙将军对同志们说：“现在，是跟陈黑算总账的时候了！”

贺龙将军完全是郭鸿钧的那副打扮，由同志们抬着“长丰洋行”的轿子，挑着“长丰洋行”的箩筐，每人身上藏一支手枪和一颗手榴弹，向桐子坳进发了。同志们要贺龙将军坐在轿子里，贺龙将军说：“不能坐。抬着空轿子走，做做

样子就行了。坐轿，就等于把屁股坐在别人肩膀上，很不合理，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反对这种不合理的搞法。”

中午时分，到了距离桐子坳一里远的地方，贺龙将军从一个过路人的口里得知，陈黑的父亲带了十多个匪兵，正在桐子坳一家伙铺里打麻将，等待郭鸿钧的到来。贺龙将军指示，除了抬轿、挑担子的三个同志外，其余的人都从山上绕过去，埋伏在伙铺背后，见机行动。贺龙将军他们快到桐子坳时，有个匪兵忙向陈黑的父亲报告：“陈老爷！长丰洋行的贵客到了！”陈黑的父亲打麻将正在瘾头上，“嗯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看清楚了吗？”匪兵说：“看清楚了，轿子上、箩筐上都写着‘长丰洋行’四个字哩！”正说着，贺龙将军已经来到陈黑的父亲面前，陈黑的父亲慌忙站起身来，刚喊出“外甥”两个字，就被贺龙将军一匕首刺去，歪倒在桌子底下了。埋伏在伙铺背后的同志，一齐冲出来，缴了十多个匪兵的枪支，把他们分别关在两间房子里，留一个同志看守。

据被俘的匪兵交代，陈黑家距离桐子坳大约两里，距离匪团部住地陈家祠堂有八里左右。陈家的地主庄院，四面环山，东西两座高山上修建有碉堡，平日派二十多个匪兵日夜防守。因为陈黑的祖母满八十岁，有许多官僚地主来做客，为了显显威风，陈黑从陈家祠堂调来一个营的匪兵，驻扎在距离陈家庄院一里多远的关帝庙里，并在庄院四面山口要道增设了岗哨。贺龙将军他们在桐子坳吃了中饭以后，对下一步的行动作了进一步的研究。接着，在一家杂货铺里买了两桶煤油，装在空箩筐里。一切准备好了，贺龙将军吩咐五个同志绕道过去，埋伏在关帝庙背后，听候行动，然后带领着